



闽籍印尼新华侨勇救 3 名落海渔民

□ 林永传

当地时间 6 月 21 日凌晨约 3 时,世界泉州青年联谊会(简称“世泉青”)印尼分会会长刘伟福(William lao)出海海钓返程时,救起 3 名当地落海渔民并将他们送回码头。

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,刘伟福介绍说,他于 20 日傍晚

租用一艘游艇,带着夫人和两个小孩从雅加达北部的安厝(Ancol)码头出海,本想用海钓庆祝父亲节。今日凌晨 1 时左右,在千岛群岛海域准备海钓时,发现游艇两个发动机中有一个出现故障。为安全起见,决定放弃海钓返航。

凌晨约 3 时,返航途中的刘伟

福发现海面上漂着几个黑点,在灯光照射下看到是 3 个抱着一个鱼箱在海面上漂浮的人。刘伟福当即让游艇驶近,与雇员一起将 3 个人救上游艇。只见被救的 3 人浑身发抖,体力已严重不支。刘伟福为他们提供了食物、矿泉水和衣物。

3 名被救者说他们是前一晚

夜间出海捕鱼的当地渔民,到出事海域时渔船倾覆,他们 3 个人抱着一个鱼箱已在海上漂浮了好几个小时,还有两名渔民沉入海中。刘伟福让游艇在周围搜寻了几圈,没有发现其他遇险渔民。他一边让游艇返航,一边用手机报警。将 3 名被救者送至安厝码头。

来自中国著名侨乡福建南安刘伟福在印尼打拼事业已近 20 年,是印尼新生代华侨的代表。2017 年“世泉青”首个海外分会——印尼分会成立时被推选为首任会长。海钓和摩托艇是其周末常常从事的活动。

(转载自《中国新闻网》)



意大利华人服装行业协会 ASSOCIAZIONE ABBIGLIAMENTO ITALIA-CINA

闯关破局

意大利“零感染”华人社区 面对复工难题

□ 吴侃

疫情期间,意大利普拉托的华人社区一直维持“零感染”记录,但疫情使得当地华人经济停摆,重启的过程更是困难重重。

停工早复工晚 普拉托华人经济受损大

“普拉托的华商是最早停工的,也是最晚复工的,华人经济可以说元气大伤。”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会长徐秋林说,华人的防范意识强,早在意大利“封城”前就关门停业,意大利“解封”后,华商又观望了一段时间才复工,生意确实受到不小的打击。

据徐秋林介绍,普拉托有 5 万左右华侨华人,大部分来自浙江温州。他们大多数他们在当地的“快时尚”服装工业区开办个体成衣工厂,从事服装纺织业。分布在 MACROLOTTO UNO(老工业区,包括 IOLO 和 TAVOLA) 和 MACROLOTTO DUE(新工业区)两个服装工业区。

还有少部分华人在“华人街”(彼斯道耶哉大街)从事餐饮、酒吧、旅游、超市和理发等行业。

用工荒订单减 华人服装企业真的难

“普拉托大大小小的华人服装企业有 5000 多家,一个多月以来基本处于‘半复工’状态。”意大利华人服装行业协会会长李小锋说,企业生产经营没有完全恢复,最主要的原因是“用工荒”。

李小锋表示,不少工人回国过年后就再没回来,部分留在普拉托的侨胞仍惧怕疫情,不愿冒险外出工作。“这导致我们的工厂人手极度欠缺,订单来了也没人生产。”

“市场行情不好,订单量相较于疫情前减少太多,甚至有些企业无单可接。”李小锋表示,2

月本是接夏季订单的旺季,因为疫情完全错过了;再加上国外几家大型“快时尚”服装品牌生意受冲击,与之合作的华人企业订单大减。

部分华人企业资金流紧张,甚至无法支付租金。“有房东通融允许延迟交租,也有房东催缴未果,依照当地法律将华商告上法庭。官司使本已很难的华商面临雪上加霜的境况,一些人只得选择放弃生意,离开普拉托。”李小锋说。

意大利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纾困措施,但据李小锋介绍,申请补助金或贷款是有门槛的,即去年的营业额要达标,实际上很多有困难的华人企业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。

侨胞任彬维在普拉托经营一家服装企业,以设计和生产为主,公司订单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50%。“更让我头疼的是,面对人手不足的情况,要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冬生产旺季?”

顾客少生意差 华人街生意大不如前

“华人街店铺基本上也都已经开了,像中国餐馆、超市等这些现在都正常营业,营业时间也和以前一样,但就是客人很少,华人经营者都是熬一段时间再看的心态。”小侨问及普拉托“华人街”商铺复工的情况,徐秋林如是说。

徐秋林认为,在疫情没有得到彻底控制、蔓延完全排除病毒传播的可能性之前,餐饮和酒吧业面临着运营成本增加、消费放缓和市场环境不确定等问题。

华人街的商铺都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,比如店铺定期消

毒、在店铺入口放免洗手液及一次性手套、在收银台及前台的地面上粘贴安全距离的标志、限制进店人数以及为顾客测量体温等。

“即便做了这些措施,华商他本身还是有担心和顾虑,本地的一些顾客已经不戴口罩了,华商也担心自己有感染的风险。”徐秋林说。

新思路解难题 华人经济这样破局

华人服装企业如何寻求破局?“一方面是发展线上业务,以前客户都是来工厂现场订货,现在全部转成线上。”李小锋说,有的企业通过社交软件与客户沟通,在线选品订货;还有些企业做了 APP,商品详情在上面清楚地展示,客户可以直接下单。

在李小锋看来,服装企业不能仅停留在代工模式,发展原创设计很关键,要把整个产业链掌握在自己手中。“现在这里大部分企业都是自己设计、生产、销售,比如我的公司有华人设计师,也有意大利设计师,生产的服装中西结合,就有市场。”

疫情期间,还有近百家华人服装企业迅速转产,生产口罩和防护服。李小锋告诉记者,其中较大的华人工厂还把部分口罩和防护服无偿捐赠给政府,华商转产口罩的行动还获得了普拉托市长的表扬。

“虽然疫情使我们损失不小,但也促使我们开始主动出击,寻找更多新客户。”任彬维谈到未来依然充满信心,相信经过疫情的考验,华人企业会有更强的生存实力。

(转载自《中国新闻社》)

中国学生： 疫情下，不打算放弃 去俄罗斯留学



据俄罗斯《龙报》报道,由于俄罗斯老牌名校的“性价比”较高,且俄高校对华招生敞开大门等一系列积极举措,疫情当前,中国学生表示“不打算放弃去俄罗斯留学”。

□ 柴敬博 万淑艳

留学难 自己放弃更难

张帆今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商务俄语专业,去俄罗斯留学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。“作为俄语专业的学生,能够去俄罗斯留学是最好的锻炼。”张帆最初选择的留学高校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,该校硕士不需要入系考试,只需要语言等级证书。申请成功的前提是她要通过语言等级考试,拿到俄语对外二级证书。但张帆没有想到,疫情突然暴发,俄语考官不能来到中国,语言考试也被迫取消。

“现在只能申请莫斯科国立大学,临时准备该校的入系考试。该校硕士不需要语言等级证书,只需要入系考试。”

“去俄罗斯留学对我意义很大,这次留学一定要去。”张帆知道,临时准备考试可能会成绩不合格,但是她不会放弃留学的打算。“就算今年去不了,我明年还是会再申请一次,直到成功。”她说。

抓住改变人生的机会

做了一年文员工作后,蔡润琛辞职了。“我现在看到了十年之后的我,我告诉我自己不要甘心。”蔡润琛本科就读于西藏大学汉语言专业,会说藏语。工作一年,她每天就是写写报告、看看文章,她害怕日复一日的重复会消耗掉自己的冲劲。“我热爱语言,我想去学俄语。”

由于没有俄语基础,蔡润琛申请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预科,开始接受系统的语言培训。如果一年后能够顺利通过入学考试,就可以进入该校的俄语专业学习。“今年三月准备开学了,没想到疫情来了。”俄罗斯疫情暴发,蔡润琛入境受限,学校的邀请函过期作废了,这意味着她不能在 3 月前往俄罗斯。“我再次申请了 9 月入学,学校还没有回复,现在是材料审核阶段。”

蔡润琛说,相比找工作赚钱,自己现在更想学习。她说,

自己不想满足于本科学历,普“一年的工作时间让我变得成熟,更清楚自己要什么,我也有信心通过预科考试。”

俄罗斯留学成趋势

董炳辰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,毕业后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,他说,莫斯科是自己的第二故乡。董炳辰现在是一心留学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,今年是他创业的第五年。“把留学做成事业,成就自己又成就他人,何乐而不为呢。”

随着中俄关系升温、俄罗斯很多老牌理工院校学术背景较强,越来越多学生愿意到俄罗斯去留学,“今年疫情暴发影响了许多中国学生的留学计划。”董炳辰说,但值得肯定的是,目前俄罗斯各个大学都在积极努力地帮助学生完成入学。

“去年有 180 个学生,今年不到 90 个。”董炳辰说,虽然今年留学人数降了一半,但不去的这些人大多都是没有俄语背景的学生,俄语专业的学生对留学的看法似乎更加坚定。“从数据来看,许多学生今年向学校申请了入学暂缓,他们认为明年中国的升学和就业压力大。”

董炳辰说,俄语是小语种,具有求职优势。从 2015 年开始,前往俄罗斯留学的人数迅速增长,这说明未来社会分工将会更加精细,专业性人才需求更多。另外,前往俄罗斯留学相比欧美澳国家来说,花费更为普通家庭接受。“俄罗斯高校每年平均学费 4 到 5 万元(人民币,下同),算上学生每年开销,加起来大概 8 万元,大部分家庭都能够承受。”

综合来看,俄罗斯老牌名校的“性价比”较高,俄罗斯高校对华招生敞开大门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。如今俄罗斯在向中国积极开放的情况下,未来两国的高校合作和人才交流或步入更积极的轨道。

(转载自俄罗斯《龙报》)